第一章

早年岁月

一、故乡常熟

清道光十年(1830)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生于北京城内石驸马街罗圈胡同,其父翁心存时任翰林院侍讲。翁家籍隶江苏苏州府属的常熟县,所以史书上也多有以"常熟"来代称翁同龢的。

常熟位于今江苏省东南部,北滨长江,与南通相望,东临太仓,南接昆山、吴县,西连无锡、江阴,是南北交通的要津。商周时属吴地,秦汉时隶属会稽郡、吴郡。西晋太康元年(280)设海虞县,南朝梁大同六年(540)分置常熟县,"常熟"即始名于此,也与海虞互为代称。据史料记载,常熟境内虞山拂水岩旁边有泉水汇集而成的池,农人在周围种植稻谷,引池水浇灌,必保收成,所以周围的人以"常熟田"称之。清雍正年间划东境设昭文县,直到中华民国建立后,两县才合并。

常熟处在长江三角洲的平原上,不仅地势重要,如境内的福山镇被视为"吴中门户",而且辖境临江濒海,港汊交错,河渠星罗棋布,加上土地肥美,气候温和,是苏州地区粮食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经济作物的重要产区，也是明清时期国家财赋的重要供给地。

常熟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是名人之乡，名人遗迹遍布，历代名人墓葬成群，是后来国务院批准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虞山东麓，有常熟最古的墓葬，商代江南先祖虞仲(即仲雍)之墓,已有 3000 多年历史。仲雍墓北,有‘南方夫子’言子之墓,言子名言偃,字子游,是孔子 3000 弟子中惟一的南方人,“七十二贤”之一。仲雍墓南侧，是吴国第一代国君,《春秋》、《左传》称为吴子的周章陵墓。西门外程家桥，有“虞山画派”开山祖师、清代画圣王石谷墓。虞山西部小石洞东南麓，为元代四大画家之一、“常熟画派”创始人黄公望之墓。拂水岩下，有抗倭献身、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王鈇之墓，还有官至礼部尚书的清初著名诗人钱谦益墓。钱墓西边是秦淮歌妓、女才子“河东君”柳如是墓。兴福寺头山门附近,则是‘五代彦僧’、‘唐高僧怀述’、‘唐高僧常达’和‘宋代晤恩’四高僧墓。此外,剑门西面山顶‘牛窝潭”,还有抗清名臣瞿式耜墓。这些蔚为壮观的坟茔正是常熟灿烂历史文化的佐证。

北宋以来，常熟的私家藏书代有相承，对全国影响很大。明代赵琦美藏书室‘脉望馆’多收藏海内秘本,民国年间流出的古今杂剧 242 种，抗战期间被郑振铎先生发现后，誉为国宝 汲古阁主人毛晋,不仅藏书丰富,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刻书家 瞿氏藏书楼‘铁琴铜剑楼’多宋元善本,被列为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后人赞为“虎视中原，独执藏书家牛耳”。其他著名的还有钱谦益的‘绛云楼”,顾湘的‘小石山

房”,冯氏的‘空闲阁”,钱曾的‘也是园”,席世臣的‘扫叶山房”,张月霄的‘爱日精庐”,陈揆的‘稽瑞楼’等,不胜枚举。民国十八年(1929),由杨云诚、金步瀛合编,常熟人俞运之校补的《中国藏书家考略》,收录藏书家 741 人,常熟籍的有 84 人。民国二十二年(1933),吴晗编的《江浙藏书家史略》称:“以苏省之藏书家而论,则常熟、金陵、维扬、吴县四地终为历代重心。”历代藏书的蔚为风气,蕴蓄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为常熟代有才人、各领风骚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翁家后来成为藏书名家即与此有关,从中我们也不难窥知常熟浓厚的文化氛围对翁氏的影响。

二、翁氏祖上

据《海虞翁氏族谱》一书记载,明初,江苏姑苏长洲县相城里的翁景阳入赘常熟西南乡四十九都庙桥的璇洲里村,这是翁氏占籍常熟的开始,翁景阳被视为常熟翁氏的始祖。常熟翁氏的前五世并无多大的业绩,基本上属于耕读传家的平民。六世以后,翁家时有闻人。六世祖翁拱辰,以举人入仕,明万历年间官至河南布政使参政。入清后,常熟翁氏科甲鼎盛,代有名宦,逐渐成为常熟屈指可数的官宦之家。八世祖翁长庸,字玉宇,号山愚,顺治年间中进士,曾任长芦盐运使、河南道,以诗文称于时。九世祖翁大中,字林一,康熙年间进士,曾任福建上杭知县,恪尽职守,多有能声,死后人祀名宦祠,流芳福闽。十世祖翁叔元,字宝林,号铁庵,高中康熙朝丙辰科探花,积官至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

翁同龢的祖父翁咸封是常熟翁氏的第十三世,属常熟翁

氏乐志堂一支。翁咸封,字子晋,号紫书,晚号潜虚。翁咸封年幼时,家境已衰落,但他能秉承家风,苦读经史,于乾隆年间中举,选授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学政。当时的海州地瘠民贫,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翁咸封到任后,四处奔波,捐办义学,主持创建了石室书院,并组织人力物力纂辑海州州志。嘉庆、道光年间,他曾五次奉檄赈灾、期间不顾艰险,深入灾区勘查灾情,为海州乡民度过难关尽心尽力,劳苦功高,深得当地民众钦仰。嘉庆十三年(1808)病死后,海州百姓吁请朝廷准许他人祀名宦祠。按清代惯例,教职人员不得入祀名宦祠,百姓多次请求均被驳回。鉴于翁咸封遗泽影响很大,百姓要求强烈,道光十三年(1833),江苏巡抚林则徐会同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学政廖鸿荃联衔上奏,道光帝俯顺民情,诏如所请。翁咸封为官清正的操守风仪也深深的影响了他的子孙,翁同龢虽不及一见,但他对这位先人深怀钦仰,祖父成为他年幼时读书向学的楷模。

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字二铭,号邃庵,自幼跟随父亲在海州学政任所,由父母教读。翁咸封的俸入有限,全家的生活颇为清苦。翁同龢后来有一诗记述家中早年的贫困生活:“一饭艰难世岂知,当年豆屑杂麸皮”。翁咸封去世后,家里的生计由翁心存主持,家境更加窘贫,常有无食度日的时候。迫于生活的压力,翁心存不得不到当地的有钱人家教书,得闲还要为常熟著名的藏书家“爱日精庐”的主人张月宵校勘书籍,聊以自给。有条史料记载,翁心存 24 岁的时候“犹一贫诸生也”,过年时自题的祀灶诗有云“微禄但能邀主簿,浊醪何惜请比邻?”不难看出,翁心存中进士之前,心里并没有

什么了不起的事业前途，一个小小的主簿位子都是期求的目标，从中我们也可窥知翁氏早年生活的艰辛。嘉庆二十一年(1816)，翁心存25岁，到金陵参加江南乡试。这次考试的主考官汤金钊是林则徐的得意门生，追随其师，一向讲求经世之学。评卷时，汤金钊从落卷中发现翁心存的卷子，赞赏不已，拔之高等。中举后，翁心存三次进京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道光二年(1822)，翁心存又赴京参加会试，巧的是这次考试的副主考正是擢拔过他的汤金钊，机缘巧合，翁心存也一举成功，跃过龙门。参加了朝考后，翁心存名入翰苑，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从此开始了仕宦生涯。

道光七年(1827)以后，翁心存先后奉命主持浙江、江西乡试，担任广东、江西、四川、奉天学政，门生弟子遍及天下。道光十七年(1837)入值上书房，前后长达30年。先后授读的有恭亲王奕䜣、淳亲王奕誴、惠亲王绵愉、钟郡王、孚郡王等，倍受皇室的青睐。历任工部、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咸丰八年(1858)，荣升体仁阁大学士。同治元年(1862)，奉命在弘德殿行走，任同治帝的授读师傅，后充上书房总师傅。死后谥文端，当时有诗文集流传。翁心存贵为帝师的显赫地位，与皇族诸王特殊的师生关系，对其后人在仕途上的发展影响至为重大。

三、早岁家风

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又号瓶生，晚号松禅老人。说到他的早年生活，不能不提他的母亲许氏。许氏小字梅花，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常熟一个很有教养的官宦人家的女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其父许夔早年曾受业于翁咸封，博学能文，在当地有相当的声望。许氏自幼在父亲的指导下，广诵经史，并写的一手好字。出嫁前，曾在常熟大东门教授曹氏女儿。结婚后，帮助翁心存操持家务，并负责子女的教育问题。许氏十分辛劳，这一方面为翁心存在外教书减轻负担，另一方面也给翁心存争取科名提供了各种便利。当时家中仅有几亩薄田，难以供养一家人的生活。许氏除了靠刺绣、制絮帽来换钱籴米外，还常常与丈夫一起利用晚上的时间为当地藏书家张月霄的“爱日精庐”抄书影写，借以贴补家用。后来家境好转，许氏仍然布衣粗粝，茹素如初，不贪图物质上的享受。这种贫贱不移、安贫乐道的优秀品格是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大力提倡的，许氏的言传身教自然地给习圣人之道的翁同龢兄弟以最好的诠释。

翁同龢有兄姊 5 人。长兄同书，字祖庚，号药房，道光年间进士，官至安徽巡抚。翁同书年轻时对注疏考证颇为用心，对历史方面的书籍尤为关注。他素好鉴藏字画，在诗、书、文等多方面都有突出的才华，后来，即使身在军营，也时而展纸研墨，临书一番，好谈性理之学，揣摩易理，多所发明。翁同龢后来喜爱研摩碑帖，收藏字画，谈禅说易，受长兄的影响很大。次兄同爵，字侠君，号玉甫，也聪颖好学，10 岁出嗣曾叔祖翁泰封。咸丰元年（1851），以门荫入仕。曾任陕西、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三兄音保，早夭。两个姐姐也都聪明过人。大姊寿珠，字绎龄，颖悟异常，各种诗书，一遍成诵，喜欢写古诗，写一手端庄秀丽的楷书，身上依稀能看到其母许氏的影子。她年甫 10 岁就开始帮母亲料理家务，督导



翁同龢像

弟妹读书。二姊旋华，又名端恩，也能诗善画。这种充满浓厚文化气氛的家庭环境对年幼的翁同龢来说，不啻是天降之

福，他的少年得志或许种因于此。

翁同龢是兄弟姊妹中最小的一个。他出生时，母亲许氏年已 41 岁，无乳，他瘦弱不堪，三天两头闹病，多亏家人精心护理，才得以不死。正因为如此，父母兄姊对他也就格外怜爱。翁同龢从小与两个姐姐生活在一起，姐弟感情相当深厚。翁同龢出生前后的几年，翁家的景况正在逐渐改变。翰林官的生活清苦，但父亲翁心存先后放了几任外差，家景大为改观，只是举家播迁，生活不能安定。期间，翁同龢的启蒙教育几乎全由母亲及大姊担任。

道光十二年(1832)，翁心存由翰林侍讲兼任江西学政。道光十四年(1834)春天，翁同龢随母赴江西南昌，探视翁心存。这一年，翁心存学政任满，携许氏与翁同龢母子回京。翁同龢与母亲到京后不久又与祖母一起回到了常熟老家。次年，翁家从当地的仲氏兄弟手里购得一明代建筑，立“彩衣堂”匾额于其上。自此以后，“彩衣堂”便成了常熟翁氏的代称，也有以“江南彩衣堂”称之者。

这年冬天，在京师升任工部侍郎的父亲给许氏寄来一封信，叮嘱她安排好翁同龢的进学事宜。道光十六年(1836)，翁同龢择师入塾，跟从表伯朱启宇先生在其“朱氏会馆”里读书。第二年朱氏去世后，他又转入到城内的“李氏会馆”学习。在塾学的头两年里，翁同龢每晚都跟随大姊“读至夜分”，由大姊辅导，预习功课。在这段时间里，他主要学习了《四书》、《五经》及《毛诗》等方面的课程。同时，也开始学做古诗。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常有佳句”，经常受到父兄和塾师的称赞。

当时，翁家藏书在当地也颇有名气。翁心存与常熟的几家藏书楼关系密切，长期的交往研讨，也养成了聚书的习惯。虽然先前家资不丰，他还是节衣缩食，尽量积钱购买。遇到一些卷帙浩繁、价格昂贵而又无力购买的书籍，就借来抄写，最后粘补加线，装订成册。进入仕途后，更是购书不绝。稽瑞楼主陈揆是他的好友，一生喜购古籍，藏书总数不下十多万卷。可惜的是陈揆没有子嗣，死后藏书散佚。翁心存对陈揆收藏的书很熟悉，惜其身后流失，花了很大一笔钱购得其中的一部分。数万卷的藏书，经史之外，复及金石文字，钟鼎篆籀，有些还是宋元时的名贤稿本。这些书就藏在彩衣堂内。由此我们也就明了翁同龢年少时优越的学习条件。

道光十八年(1838)六月，翁心存获旨允准同籍奉养 80 岁的老母张氏。回到常熟老家后，他请人把彩衣堂整饬一新。整修后的彩衣堂，庄严典雅。近门一座青砖影壁，上书“恩自日边来”五个苍劲挺拔的颜体大字，非常醒目。彩衣堂正院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跨院，东院“双桂轩”，由张氏和翁心存夫妻居住。西院名“柏古轩”，由院内有一棵年代久远的老柏树而得名，翁同龢就住在这里院内青蹊小路，夹以奇花异草，环境幽静舒适。院内一幢小楼，顶底两层，名曰“知止斋”。楼上用来藏书，楼下是书房。这里既是翁同龢的书房，又是他的卧室，约有十多平方米。室内陈设十分简朴，一几一榻之外，只有一个书案，上面放着文房四宝。墙上挂着父亲的好友、清代大书法家钱泳书写的《明日歌》四幅巨型真草条屏和大画家王翚的大轴山水画。钱泳，江苏人，进士出身。其书法苍劲挺秀，深为翁同龢钦羡。王翚，字石谷，是

山画派的大师之一。翁同龢在柏古轩一住就是十来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勤学苦读，寒暑不易。据他后来回忆，先后阅读和浏览了先秦诸子之书、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袁枚的《通鉴纪事本末》、薛文清的《读书录》、朱熹的《小学》、《近思录》以及唐宋八大家的著作，总计不下百余种。

一个人早年的生活阅历对其一生的影响至关重要。翁家的亲朋好友在藏书、问学、诗文、书法、绘画、碑帖等诸多方面的喜好和专长在当时都颇有名声，翁同龢作为家中的幼子，耳熏目染，在很早的时候就在书法、诗文等多方面表现出突出的才能。他后来成为一代大书法家、藏书家，与家庭环境的影响关系很大。

第二章

蟾宫折桂

一、游文书院

道光十九年(1839)，翁同龢应童子试，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当地县学游文书院。

游文书院在虞山北麓，创建于清雍正三年(1725)，取《汉书》中所谓“游文于六经之中”之意。游文书院环境优美。院东就是远近闻名的梁昭明太子萧统的读书台，亭台四周古木环生，蔚然深秀。游文书院东北不远的地方就是前文所说的古墓群，松涛似海，绿林如浪，向来就是士子们最喜登临凭吊的地方。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文化氛围，都是士子求学的绝好地方。

清代学制规定，书院的教职人员要由学政或府县聘请，要品行方正、力学能文、为士林推重者方可担任。当时游文书院的教职几乎都是望重儒林的知名学者，辞官在家奉养老母的翁心存被聘为书院的掌院。除他之外，还有吴大澂、许建皓、钱泳、邵渊跃、赵烈文等人。吴、许二人精于考证，擅长金石文字之学。钱是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曾为翁家书写条幅。邵是著名的金石学家、诗人、学者。赵也酷爱金石，讲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经世之学，后来人曾国藩幕府，很受器重。游文书院在翁心存的主持下，教学重视通经致用，勉励士子们关心国事，以经营天下为职志。

期间，翁同龢实际上是在父亲的指导下读书。翁同龢刻苦自励，进步很快。他借掌院之子的身份，交游于众师长之间,向钱泳 讨教工书的道理，跟随赵烈文揣摩金石，潜心领会，为后来在书法、金石之学的发展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他还结识了一批当地的青年才隽，其中主要有曾 闇谷、吴鸿纶、赵宗建、赵宗德、杨泗孙、杨沂孙等人。这些人气雄才高,各擅诗画之技,相得甚欢。

翁同龢考入游文书院之前，长兄翁同书考中了进士，家里倍感荣耀，全家对他也充满了厚望，这也早早地为他确定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翁同龢没有官宦人家的纨绔风气，虚心向学，多次在县学的考试中名列前茅。

可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战争风云扰乱了他正常的读书生活。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英国侵略军沿海北上，侵犯吴淞，江南百姓震恐，沿江城镇居民纷纷迁避。翁同龢一家避居苏州灵岩山的蒋氏墓庐，后又迁至苏州 阊门翁心存的门生汪藻家里。三个月后，英军由天津返回广东，翁同龢一家也回到常熟。次年三月，英军进犯浙东，烽烟又起。此后英国侵略舰队直入长江，气焰十分嚣张。沿江清军不堪一击，接连溃败，平民百姓纷纷逃难。翁同龢全家逃到常熟南乡钓渚渡卫家浜,这里河窄水浅,军舰不可能来,翁氏一家暂借卫氏屋住了下来。

翁家在卫 浜住下不久，英军溯江而上，七月攻破镇江，

大肆抢掠，不时的对沿江城镇进行袭击。人心惶恐，不敢安居，翁家的老太太张氏也吓病了。八月，清政府和英军签订了《南京条约》,结束了这场战争。九月,英军退出长江,翁同龢全家回到常熟城内，他也重进书院读书。日子刚刚安定，不幸的事又接踵而至。第二年年底，正当全家筹备过年的时候，翁同龢的大姐寿珠因难产去世。翁同龢此时正在苏州参加府试，刚入试场，便得知大姐去世的噩耗，遂弃笔而出，返棹归家。由于忧伤过度，翁同龢害了一场大病。刚过新春，二嫂杨氏和年老的祖母相继离开人世。一年之内，阖门二丧，全家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病愈后，他自署别号“瓶居士”;“缘何唤作瓶居士,不贮膏油只贮愁”。第一次鸦片战争给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成为了翁同龢心里难以抚平的创伤，要求自尊、自强成为翁同龢少年时代的理想。

二、紫阳书院

道光二十五年(1845),彩衣堂捷报频传。五月,十六岁的翁同龢前往苏州府应试，名列第三，考中博士弟子员。七月，翁同龢和同岁的侄子翁纯一同参加院试，院试录取以后就是正式的秀才，结果叔侄二人双双入泮。捷报送到彩衣堂时，翁家一门喜庆。翁同龢以第四名拔入苏州的紫阳书院读书。当时为母守制的翁心存已受聘为紫阳书院的掌院，翁同龢还是在父亲的督导下学习。

紫阳书院位于苏州城南，是当时全国的知名书院之一，创办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以崇奉紫阳夫子朱熹而得名。其规模体制与游文书院相比要宏大得多。书院的正门是一

座三进的白石牌楼，进门有假山一座，山前立有清代皇帝的御制碑三块：一为康熙书写的“学道还淳”；一为乾隆书写的“白鹿遗规”；一为道光书写的“通经致用”。书院后面是“尊经阁”，阁内供奉着紫阳夫子朱熹的牌位。阁前立着前苏州巡抚张伯行创办书院时的碑记，其中有劝勉士子们“勿务华而离其实，亦勿求精而入于虚”的警句，概括了紫阳书院讲求经世致用的办学宗旨。“尊经阁”两侧便是学舍，四周花木成荫，环境清幽宜人。

紫阳书院真正名闻于时的还是书院的教职人员，几乎全是饮誉海内的著名学者，其中最著名的除翁心存外还有钱大昕、吴省兰、俞樾、俞正燮、冯桂芬、刘熙载等。这些学者治学的共同特点就是主张通经致用，而不重汉学考据。其时正值鸦片战争巨变之后，书院的师生都很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学师们的很多课程都加进了时事的内容，这样的教学对关心国运的年轻士子们启发很大，书院的学习风气很浓厚翁同龢也因为他的聪明好学和父亲的关系，受到书院教师的特别器重。

翁同龢在这里学习生活了两年，在父亲和诸多名师的精心教导之下，翁同龢如鱼得水，学业进步很快，视野也日益开阔，思想也日渐成熟，他的经世思想也基本上形成。道光二十七年(1847)，书院保举品学兼优生员，他以“品学端敏”受到府、院的褒奖。年终时候，江苏学政李煊按临书院，翁同龢的试卷列一等第一。第二年他赴京参加礼部的拔贡考试，得选拔第一，科试正案也得第一。从此，他结束了在紫阳书院的生活。

道光二十九年(1849)，翁心存丁忧期满，奉召还京。是年春，翁同龢辞别少年时代的朋友，离别山清水秀的故乡，陪同双亲来到北京。

三、翁汤联姻

翁氏一家到京后，住在城内兵马司中街的一个四合院里。翁心存奉命入值南书房，教八阿哥钟郡王奕詥读书，不久，又补国子监祭酒。公务之余常去看望他的座师汤金钊。汤金钊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因支持林则徐禁烟，此时正革职罢官，赋闲在京。不久，两家就为翁同龢操办了婚事，新娘是汤的孙女汤松。

汤松，字孟淑，比翁同龢年长一岁，三岁丧母，一直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从小读书作画，博通经史。道光二十八年(1848)，翁同龢拔贡考试名列第一，一时声名大噪。汤松看到祖父带回来的翁同龢的试卷抄本后，连称“佳士！佳士！”汤家开始考虑这件婚事。等到翁家进京，遣媒说合，鉴于两家的亲密关系，双方很顺当地把婚事确定下来。

婚期定在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20岁生日这一天，暗喻“双喜临门”之意。婚礼没有通常的繁文缛节，简单庄重，只是在常昭会馆敦睦亭摆了几桌酒席，宴请了一些在京的亲朋好友和同乡，不发红贴，也不受人钱财。双方家庭也没有送他们什么贵重的东西。翁心存送给儿子一本海内孤本、汉拓《娄寿碑》和几十部宋元古籍。汤家的陪嫁中除了一些服饰外，只有两样特别的东西：一件是白阳山人陈鸿绶的画册，一件是林则徐赠给汤金钊的手书条幅，上书：“海纳百川有容乃

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所以,翁、汤两个新人的新房有如一间书房,书香飘溢。

婚后的汤松躬洒烹饪，十分勤快，孝敬公婆，体贴周到，翁同龢父母都很喜欢她。不久，翁同龢的二姐远嫁浙江钱振伦,翁同龢夫妻更是想办法派遣父母的孤寂心情。汤松有相当的文化教养，她很是喜欢翁同龢的才华，对他的勤学好读十分欣慰，也想方设法给他提供各种便利的读书条件。二人时相唱和，把玩文字，其乐无穷。小夫妻相敬相爱，自不必说。翁同龢生性有点急躁，汤松对他多有规劝，并不时提及自己陪嫁带过来的林则徐书写的那个条幅。翁同龢很感谢妻子的贤淑,后来他回忆说“:一言之善,令人愧汗,闺阁之中待之如友生。”对妻子敬礼有加。

四、状元及第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月，结婚未及半年的翁同龢赶回金陵参加乡试，因准备不足，没有考中。在挫折面前他并没有消沉，他知道，人生之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要想像父兄那样金榜题名，他还要更加勤奋地读书。他回京后，在时文、制艺方面痛下苦功。果然，他的努力很快就小见成效。在第二年六月举行的礼部贡试中，他朝考列一等第五名，复试擢第一，引见后以七品小京官分发刑部，在江西司行走。他“钦点京职”的消息传到彩衣堂，家里顿时一片欢欣鼓舞。

翁同龢在刑部江西司前后供职 7 年。7 年中,他经手审办了不少案件，对社会现实有了较多的了解，对衙门里的工作方式和作风有了详细深刻的认识。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

的不断丰富，他在思考问题时常常能够洞察现实的需要，切中时弊，发而为文，能够做到有的放矢，行文中也多了关心国计民生的内容。

小京官俸入微薄，地位低下，绝不是翁同龢的最终目标。父兄的榜样、爱妻的劝勉，报效国家的理想，都促使他在工作之余，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读经史、作八股和练习楷书上，准备在科举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咸丰二年(1852)，翁同龢22岁，考中举人。次年，他会试失败。为了鼓励他再接再厉，他的父亲翁心存和长兄翁同书都用自己多次失败而后成功的经历来劝说他，希望他目光能远大些。翁同龢不是躁进脆弱的人，在家人的帮助下，他坚定了信心，更加刻苦地研磨时文。

三年磨剑，霜刃待试咸丰六年(1856)，干支丙辰，是清政府的会试之年。主考官是大学士彭蕴章，副考官是吏部尚书全庆、许乃普、礼部侍郎刘琨，翰林院编修贡璜等18人为同考官。考期为三月八日到三月十六日。三月八日到顺天府贡院点名验号，三月九日正式开考。就在这两天，他却得了病。他抱病入场，非常艰难地答完了头场的《四书》文考试，此后腹泻不止。恰巧，房考官贡璜是翁心存的学生，头前已经受到了翁家的关照，他迅速地把情况报告主考，随即通知了家人。翁家顺利送来了止泻的药物，他母亲还特意给他捎来一块上等高丽参。翁同龢服食后，病情大为好转，应考也自如了很多。

这次会试，翁同龢以第六十三名中试。接下来又以一等第二名通过复试。殿试时，翁同龢的卷子初列为一甲第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